

2

窗帘半开，黑暗的山影中耸立着一座座灯光通明的大厦，山影上空灰暗，夜市灯火一片繁华，都落在窗沿下端。对面的塔楼那透明的后现代建筑，内脏看得一清二楚，电梯在喉管中徐徐上升，到和你差不多的高度，连电梯里有几个人都可大致可见。用长焦镜头从那里想必可以拍到你这室内的情景，你同她怎么做爱的都可以拍下。

你倒无需隐避，也无所顾忌，又不像影视明星、政界要员或香港当地的富豪，拍报纸曝光。你持的法国旅行证，政治难民的身分，应邀来访，连订的房间也是人家付款。你出示证件住进由大陆官方买下的这大酒店，也就输入大堂服务台的电脑。那位领班和柜台小姐听你这一口北京话似乎颇为困难，可几个月之后香港回归祖国，他们大概也得改说京腔，还没准正在补习。掌握旅客的动向是他们的本分，老板如今既已转为官府，你刚才这番赤裸裸作爱的场面，没准就已经录下了。再说，偌大的酒店为安全起见，多装些电眼也不枉花这钱。你坐在床沿，汗水全收，觉得有些冷，想关掉嗡嗡作响的空调。

“你在想甚么？”她问。

“没想甚么。”

“那你看甚么？”

“对面那塔楼，电梯上上下下，里面的人都看得见，有两人正在接吻。”

“我可看不清，”她从床上抬了抬头。

你说的是用长焦镜头的话。

“好就把窗帘拉上。”

她仰面躺下，白条条全身赤裸，只胯间棕茸茸好茂盛的一丛。

“要录像可是毛发分明，”你调笑道。

“你说谁？这房里？谁录像？”

你说机器，全都自动的。

“这不可以的，又不在中国！”

你说这酒店已经由大陆官方买下。

她轻轻叹口气，坐起说：“你有心病。”伸手抚弄一下你头发。“开台灯吧，我去把顶灯关了”。

“不用，刚才太匆忙，还没好好看看。”

你报以温存，俯身亲了亲明亮的灯光下她白得耀眼的下腹，问：“觉不觉得有点冷？”

“这会有一点，”她笑了，“要不要再来点白兰地？”

你说你要咖啡。她下床开了空调，插上电壶，杯里倒上速溶咖啡，一对饱满乳房沉甸甸直晃。

“你不觉得太胖了？”她笑道，“中国女人身材更好。”

你说未必，你就喜欢她这乳房，实实在在，很肉感。

“你没有过？”

她在你对面窗前的圈椅上坐下，靠在椅背上，干脆仰面由你看个够。窗外塔楼中透亮的电梯被她挡住，背后的山影显得更幽黑。这奇妙的一夜，你说她这裸体白晃晃的不可思议，似乎不是真的。

“所以要咖啡，好清醒一下？”她眼光中带点嘲弄。

“好更好把握此刻！”

你还说生命有时像个奇迹，你庆幸还活着，这一切都纯属偶然，而且真真切切，并非梦。

“我倒希望永远在梦中，但这不可能，宁可什么也不去想。”

她喝了口酒，合上眼睛，睫毛挺长，好一个毫发分明的德国白妞。你叫她把腿分开，好看得清清楚楚，深深印入记忆。她说她不要记忆，只感受此时此刻。你问她感觉到了吗，你这目光？她说她感到你正在她身上游走。从哪儿到哪儿？她说从脚趾头到腰，啊一汪泉水又流出来，她说她要你，你说你也要她，就想看见这活生生的躯体怎么扭动。

“好拍摄下来？”她闭着眼问。

“是的，”你盯住她，目光在她周身上下搜索。

“全都能拍下来？”

“没有遗漏。”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怕甚么？”

你说你如今已无所顾忌。她说她更不在乎。你说这毕竟是香港，中国离你已非常遥远。你起身重新贴住她，她叫你把顶灯关了，你于是又进入她润滑的内体里。

“深深吸引你？”她微微喘息。

“是的，埋葬。”你说你就埋葬在她肉体里。

“只有肉？”

“是的，也没有记忆，有的只是此时此刻。”

她说她也需要这样交融在黑暗中，一片混沌。

“只感受女人的温暖……”

“男人也滚热的，很久没有过……”

“没有过男人？”

“没有过这样激动，这样哆嗦……”

“为甚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……”

“说说看！”

“说不清楚……”

“来得突然，毫无预料？”

“别问。”

可你就要她说!她说不。你并不放过,一次次深入,一而再追问,因为偶然相遇?因为相互并不了解?因为陌生才更刺激?或者她就追求这种刺激?她都摇头说不。她说她早就认识你,虽然是许多年前只见过两面,可那印象还在,而且越来越清楚,还说她刚才,几个小时前,同你一见面就受触动。她说她不随便同人上床,并不缺男人,也不是贱货,别这样伤她……你受了感动,也需要同她亲近,不只是性刺激,这香港于你于她都是异地,你同她的那点联系,那记忆也是十年前,隔海那边,还在中国的时候。

“那是在你家,冬天夜里……”

“那家早已查封了。”

“你那家很暖和,很特别,气氛很温暖……”

“是热电站的管道供暖,暖气管总很烫,房里冬天也只要穿件单衣。你们来的时候,都穿的棉大衣,还翻起领子。”

“怕被人发现,给你惹麻烦——”

“倒是,楼前就经常有便衣,夜里十点下班,再站下去够呛,北京冬夜那呜呜的风。”

“是彼得突然想起来看你,也没给你打电话。他说带我去你家,你们是老朋友,夜里去更好,免得碰上盘查。”

“我家没装电话,怕朋友们在电话里随便乱说,也避免同外国人往来。彼特是个例外,他来中国学的中文,当年热中过毛的文革,我们时常争论,算是多年的老朋友,他怎样了?”

“我们早就分手了。他在一家德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当代表,找了个中国女孩结婚带回德国去了。听说他现在自己开家小公司,也当了老板。我那时刚去北京学习,中文还讲得不好,同中国人交朋友很困难。”

“记得,当然记得,你进门脱了棉大衣,解下毛围巾,好漂亮的一个洋妞!”

“胸很高,是不是?”

“当然,一对大奶,白里透红,没抹唇膏嘴唇也这样鲜红,特别性感。”

“那时,你不可能知道!”

“不,这么艳红,不会不注意。”

“那也因为你房里很热,又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。”

“那一晚你默默坐在对面,没说什么话。”

我一直努力在听,你和彼特滔滔不绝,谈的什么记不得了,再说那时我中文也听不很懂,可我记得那一夜,感觉奇特。”

你当然也记得那冬夜,房里点的蜡烛,更增添点温暖,从楼下望你这窗户也不清楚有没有人在。你终于争得了这么个小套间,有个像样的窝,有了个家,可以抵御外面的政治风雨。她背靠书柜坐在地毯上,出口转内销的剪羊毛地毯,那怕是减价的次品也够奢侈的,足足抵你一本书的稿费,可你那本毫不言及政治的书给你惹来许多麻烦。她衣领敞开,隆起的胸脯特白,光溜溜的黑丝袜,那双长腿也特别诱人。

别忘了,你房里还有个女孩,也穿得很少,好像还赤脚,我要没记错的话。”

通常是裸体,甚至在你们进门之前。”

对了，那女孩是我们都喝上酒，坐了好一会，才悄悄从那间房进来的。”

你们显然不会立刻就走，我叫她过来的，这才套上条裙子。”

她只同我们握了握手，一个晚上也没说什么话。”

“同你一样。”

“那一夜很特别，我还没见过中国人家有这种气氛……”

特别是，有个突如其来的德国白妞，嘴唇鲜红……”

“还有个赤脚的小京妞，苗条可爱……”

“晃晃的烛光……”

“在你那挺舒适暖和的房里，喝酒，听窗外寒风呼呼叫……”

“就像这会一样不真实，外面没准还有人站岗……”

你不由得又想起这房里有可能在录像。

“还不真实吗？”

她夹紧你，你闭上眼感受她，搂紧她肉乎乎的身体，喃喃道：“不用天亮前就走……”

“当然不用……”她说，“我当时并不想动，大冬夜还得再骑一小时自行车，是彼特要走，你也没有挽留。”

“是，是的。”

你说你也一样，还要骑车送她回兵营。

“什么兵营？”

你说她在军队的医院当护士，不许可在外过夜。

她松开你问：“说的是谁？”

你说的是她那军医院在北京远郊的军营，每星期天她上午来，你得星期一凌晨三点以前动身，再骑上两个多小时的车，天亮前把她带回部队驻地。

“你说的是那个中国女孩？”她抽身推开你，坐起来问。

你睁开眼见她那双大眼凝视你，有些抱歉，只好解释，说是她谈到了你当时的那位小情人。

“你很想她？”

你想了想说：“可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，早已失去联系。”

“也没有她的消息？”她屈腿坐了起来。

“没有，”你也从她身上起来，回到床边坐下。

“你不想找她？”

你说中国，对你来说已非常遥远。她说她明白。你说你没有祖国。她说虽然她父亲是德国人，可母亲是犹太人，她也没有祖国，但摆脱不了记忆。你问她为什么摆脱不了？她说她不像你，是个女人。你只说了个啊，便没再说话。